

语言、演化与大脑



[语言、演化与大脑_下载链接1](#)

著者:王士元 著

[语言、演化与大脑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非常好的书，送货及时，好看

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交汇

对语言学、脑科学等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特别对我的胃口，我一直想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语言，这本书灰常不错！

书品很好，值得一读。

大家的书，简单易懂，内容深刻。

都是需要的专业书，趁打折买下

刚刚收到，很不错的说哦

王士元先生在北大讲座的讲稿，《语言学论丛》专辑

书的内容不多，但理论性十足。

很喜欢质量不错很喜欢质量不错

研究语言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书期待已久了。书评就免了吧，如果能写书评，我早就自己发论文了。

书的定价有些高。但书的内容还不错。关注生物语言学的亲可以读一读。

买来收藏, 不知什么时候有空看.

语言、演化与大脑，好！

买来收藏的，王士元的著作

讲座的讲稿，关于语言演化方面的书

交叉学科

好书.....

很高兴在此书页37上读到一条信息，即在蜜蜂的交际手段中有变异。譬之人类语言，此即方言之别。由于蜜蜂的交际手段乃大自然演化而出的生物设计，而在人类身上，相对应的交际手段主要为语言，所以我们不妨顺此思路去推理，人类的语言也是大自然演化而出的生物设计，是生物现象，而非国内许多学人一直认为的是社会现象。这种演化，按照S.Pinker的理解，是像眼睛进化那样，完全是达尔文式的渐进方式，是为了服务于物种存在之目的的；而若依乔姆斯基的理解，人类语言作为一种生物现象，却是源自人类大脑的突变。大脑作为一个生物器官，其进化和存在也本是为了服务于物种适应于自然的。但人类的大脑似乎是个例外，它并不以适应自然界为其目标。若仅以适应自然为终极目标，人类就无必要去探索宇宙的起源，登陆火星，敲碎原子核，去看看里面是什么神奇阿堵。这样的大脑无所不能，自然会产生语言。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注意到了一点，即人类妇女普遍的难产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的脑袋突然变大了，以至于人类女性

尚未做好生理上的准备。初生婴儿，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一个硕大的脑袋，生产时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其他雌性动物难产只是极个别现象，否则作为物种，它们早灭绝了。但人类这个大脑袋，却聪明得干预自然过程，设计出了剖腹产，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把语言看做是大脑派生出来的生物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文明程度极低的古代人类，以及今日尚存的某些原始部落，其科技文明及其落后低下，语言形态却丫丫叉叉，繁复得令人匪夷所思。说是上帝赋予，显系非理性之论；说是文明与文化产物，他们却于斯极为欠缺；若理解为自然设计，则可迎刃而解：这正如同在说，我们有落后的人类部落，却没有落后的满足不了视觉之需的眼睛。既然是生物现象，它就有可能像基因突变那样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有利于物种进化的。所以，蜜蜂交际手段有变异，而人类的语言有方言乃至不同语言之别。研究语言当然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进行，但我们必须明白，语言的本质是生物性的。说语言是社会现象的衮衮诸公，于此可以休矣。

一直思慕前朝旧事。那段文韬武略怪人辈出的时空，名字太多，故事太多，总腾不出心境好好阅读。

就像梁漱溟，记忆中早就有这个名字，角角落落的八卦也知道的不少，但真正静下心来读他的东西，还是从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开始。

说来有些讽刺，对于这个符号帽子一大堆的所谓大师，我不从其代表作开始，不从其研究巅峰开始，却从其晚年的访谈开始，从其八十多高龄时学术八卦信仰家常一锅乱炖开始，恐怕是本末倒置得颇为不敬。

可另一方面我却又对此颇感幸运。站在思慕的角度，前朝最迷人在于厚积薄发四字。默默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无疑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水立方。在历史上，虽然也有多支异族恐怖分子妄图在此宏大的体积内倒入本族的体液，但都被我方文明迅速精准地漂白，融合，最终化成一汪和谐大同的水波。但地球人都知道，等到了残酷的19世纪，这曾经强大无比的漂白剂也过了保质期，面对来自西方化工染料般的稠密体液表现出明显的去污能力不足，再加上排水系统因长期处于消极备战状态而淤塞不通——于是，很杯具地，水立方工程全面告急，铁壁上蚀了白蚁沙，金汤里掺了豆腐渣，曾经的建筑奇迹一时间被扎成个大筛子，厚积千年的民族体液顺势薄发而出，一部及家国恩怨儿女情长无所不包的魔幻现实主义灾难巨片从此闪亮登场，赚尽眼泪票房。

而作为这部巨片的粉丝发烧友，选择观影位置便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我是属于那种每次看电影都会抱着可乐爆米花无比淡定地坐在后排的人。相比前排让人脖子酸痛的前排和中排来自四面八方的噪音，我更享受后排安全而兼容的维度。前方的无畏响动，我是听不到的，至少是能最少听到的；而银幕呢，却丝毫没有因为观众席上这短短的距离而显得疏远。这样看片，看历史，看人生，都最清楚不过，最舒适不过。

说白了，还是一个厚积薄发的道理。人的眼睛就是刺，就是白蚁的利嘴，选在哪儿看，在哪儿切入，喷出的水压自然各不相同。因此，我这次机缘巧合般地还是站在了梁老的后排，在他那个已将一切都看淡看平的晚年，听着他娓娓道着某年某月，却分明感受到了最强的水压，那民族水立方中最深的一钵活水。

要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还是作者和梁老的互动本身。梁老自不必说，贯通东西文化的思想家，绝对的思想洁癖拥有者，在旁人眼里是传说中不苟言笑的冷面大师。而作者艾凯呢，作为一个研究梁老多年的美国学者，他熟谙中文不耻下问，带着美利坚特有的天真烂漫热心煽情没事儿瞎激动的民族性格。由此，在二人时而紧凑时而松散的对答中，我的神经也跟着时而雷时而闷，时而感叹时而冒汗，其过程之丰富，之曲折，之可歌可泣，近年来可谓少有。

[语言、演化与大脑_下载链接1](#)

书评

[语言、演化与大脑 下载链接1](#)